

· 總編視角 ·

主持人語：

近日一場關於“SCI 與學術評價”的討論，受到了學術界、期刊界的廣泛關注——先是 2020 年 2 月 17 日，國家科技部發佈了《關於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國科發監[2020]37 號）；2 月 20 日，教育部和科技部又聯合印發了《關於規範高等學校 SCI 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的通知（教科技[2020]2 號，以下簡稱《意見》）；兩天後，教育部網站發表了該部科技司負責人就上述 2 號文答記者問，就破除高校論文“SCI 至上”、樹立正確評價導向作了詳細的解讀。在短短的一周時間內發出如此高規格、高頻率的聲音，這在近年似不多見。相信文件所表達的內容，對學術界、期刊界將會有持續的影響。

《意見》發佈後，本刊編輯部第一時間聯絡了多位行內專家學者，特別策劃了本次有關“SCI 與學術評價”的專題討論。最終形成“筆談”的五位學者，既有國家首批“雙一流”建設高校的著名學者，國內名刊大刊的主編，也有學術評價機構的專家，他們從人文社會科學的視角，就學術評價如何走出“SCI 至上”的怪圈，建立良性的學術研究生態，回歸學術初心，乃至探索後 SCI 時代中文學術期刊的發展路徑，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馬敏認為，學術評價要走出“SCI 至上”的怪圈，並非僅僅淡化 SCI 等指標的評價功能就可以奏效，還必須深究造成這一亂象的根源，正本清源，標本兼治，從源頭進行治理。從客觀上言，顯然是我們的學術評價體系和導向出了問題。長期以來，受大幹快上、趕超世界一流的心理驅使，我國學術評價體系和導向不知不覺墮入了以數據為中心、以量化考核為主的量化評價體系怪圈。從主觀上來說，形成諸亂象的根源，還有學術精神的整體性失落，這是更深層次的問題。喻陽則指出，要改革學術評價的問題，除各種內生因素外，還存在複雜的文化、社會、心理原因。如果不從根本上革除現行的科教體制弊端（重研輕教）和彌補資源配置方式缺陷（重量輕質），營造風清氣正的科研文化，相關改革勢必舉步維艱。但無論如何困難，明確方向，久久為功，必定進步可期。王文軍表示，《意見》對學術生態的改善是可預期的，對中文期刊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可以倒逼中文期刊回歸初心，在學術生產、學術傳播和學術評價的不同場景中尋找適合自己的位置，真正走上內涵發展、回歸學術的道路。

朱劍多年來一直關注學術評價的研究，他認為這不是單純的方法問題，根本出路應是體系的重建，這就需要規劃完整的路線圖，而不僅僅是停用或啓用某種方法。無論是引入 SCI 指標，還是回歸同行評議，都是在方法問題上打轉。耗費了三十年時光，做的似乎只是一次試錯，讓我們再次明白學術評價應回歸以學術共同體為主體的同行評議這個常識。王學典認為，《意見》實際上提出了一個至為重大的問題：學術究竟如何評價、由誰來評價？從根本上說，科研評價機制的健全和完善最終有賴於學術共同體的獨立和成熟。學術評價的主體應該是學術共同體。一個自治、自由的學術共同體，是學術評價達到最大限度的客觀公正的前提和基礎。撤掉 SCI 指揮棒之後，整個學術評價需要重新定向。中國的科學研究，又到了一個重要的關口。

學術評價如何走出“SCI 至上”的怪圈，是一個知易行難的問題，需要整個學術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近期網上對此的討論正在持續升溫之中，從自然科學界到人文社會科學界，都表達了高度的關切。這種變革將給我國中文學術期刊帶來怎樣的影響？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又將如何有所作為？這將是我們所特別關注的。（劉澤生）